

書叢小科百

西摩雄英族民的來伯希

著安定袁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書叢小科百

西摩雄英族民的來伯希

著 安定袁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顧

(91243.1)

百科
小叢書
希伯來的民族英雄摩西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壹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袁 定 安

主編兼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一六號審查證

讚嘆的話語

摩西在希伯來民族中，猶我國孔子與希臘蘇革拉底然，而其功業則又過之；蓋摩西不但創造希伯來文化，且爲希伯來民族英雄，伊與希伯來民族自由史之關係，無異英國民主史與克林威爾，美國革命史與華盛頓，是故摩西實以一身兼具聖賢豪傑之資質與事工。方希伯來民族僑居埃及之際，備受埃及人種種虐待，民族幾有絕滅之虞；時值埃及及鼎盛，希伯來人苦無援助，惟痛極呼天，莫若之何。幸有摩西挺出，從事民族解放運動，賴以脫離奴隸牛馬生活；既出埃及，無有飯所，遊行曠野，艱苦盡嘗，獨力以蘇民困，解民怨，開民智，育民才，使希伯來民族日進文明，終達迦南。摩西誠偉矣哉！希伯來民族對其景仰之心，數千年不稍殺，亦固其宜。嗚呼！昔希伯來民族有摩西，吾人今日有誰？有爲者，亦若是。」我同胞其共勉！

目次

一	希伯來民族移殖埃及	一
二	摩西所受的民族教育	七
三	摩西的民族解放運動	一一
四	摩西領導本族出埃及	一六
五	摩西創造希伯來文化	二三
六	希伯來民族進佔迦南	三六

希伯來的民族英雄 摩西

一 希伯來民族移殖埃及

猶太人是現今世界著名的流浪民族，他們除在迦南（Canaan）即今巴勒斯坦（Palestine）建國傳世，有過八百八十年的盤踞外，從他們的始祖以來將四千年，無不過着那飄泊無有定所的寄居生活；其始祖亞伯拉罕（Abraham）原為巴比倫人，係巴比倫南部迦勒底（Chaldeae）的吾珥（Ur）〔古又名吾圖（Uru）今名吾圖馬（Urukma）〕一酋長，因為宗教關係，他的神觀念與當地多神信仰衝突，決然毅然的出離故鄉，希求發現一理想境界，以遂其信仰自由的私願，於是攜帶其家屬與衆奴僕以及千百牛羊向外遷徙，逐水草而居帳幕，度其遊牧生涯，到了迦南，迦南土人以其係外籍來的客民，呼其為希伯來人，「希伯來」（Hebrew）這一個名詞，已充分的

表白其流浪生活的情狀，原文即從彼岸過來之意。（註一）

亞伯拉罕由其元配生以撒（Issac），以撒生雅各（Jacob 1795—1647 B.C.），祖孫父子都是飄流浪蕩；雅各生子十二，即流便（Rub）、西緬（Simeon）、利未（Levi）、猶大（Judah）、以薩迦（Issachar）、西布倫（Zebulun）、但（Dan）、拿弗他利（Nophtali）、迦得（Gad）、亞設（Asher）、約瑟（Joseph）與便雅憫（Benjamin）爲十二支派的族祖。雅各又改名以色列（Isreal），此以色列人之所以稱。當雅各暮年，他統領着家屬從迦南移殖埃及；那強大的埃及容其移殖，與其年老力衰還要向外奔走的緣故，并無政治野心，是以家庭的情變爲序幕，而演出的一段人生奇遇的故實。

一、移殖的前因 以色列的十二子，係從二妻二妾所出，最幼的二子約瑟與便雅憫是以色列愛妻拉結兒（Rachel）。以色列特別鍾愛，尤其約瑟聰明活潑，純潔忠誠，很得乃父歡心，待遇優於其衆兄長，已引起其衆兄長的私怨；加以約瑟本其天真，常將諸兄長過惡直告其父無隱，愈招他們嫉恨，由此種下禍根。有次，約瑟諸兄長往外遊牧，日久未歸，以色列故差遣約瑟去探問其兄長們；他兄長們見之『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』，合同謀害，將他賣與從基列（Kiriath）運貨往埃及。

的米甸 (Midian) 行商以實瑪力人 (Ishmaelites) (以實瑪力人爲亞伯拉罕妾埃及女子夏甲 (Hagar) 兒以實瑪力 (Ishmael) 的後代，原居亞拉伯北部；今亞拉伯人，皆效穆罕默德自稱爲以實瑪力的苗裔。) 用羊血染污約瑟所穿的彩衣，持歸哄報其父以約瑟被野獸噬死。約瑟既被賣到以實瑪力人手中，被帶至埃及轉賣與法老 (Pharaoh) (註11) 護衛長波提乏 (Potiphar) 家爲奴，因其幹才很得主人信任，由聽使喚的地位而漸次被擢拔爲管家；不意主母是一淫婦，見約瑟青春美貌，時向調情，約瑟以幼受家庭宗教教育，律已甚嚴，守身如玉，主母無如之何，欲強逼其奸合又不得，於是惱羞成怒，架詞誣陷，唆使其夫將約瑟囚入王牢，約瑟處之泰然，不以得失易其操；在王牢中又得獄官歡愛與信任，常以管理囚犯事相託。當時，值法老的酒政與膳長因事觸犯法老，也被下到監內，得與約瑟認識，盡悉其所以被囚的緣由；不久，酒政復職，約瑟因酒政的介紹，獲特赦，并蒙召至法老前；法老早自酒政口中得聞約瑟的才能與德性，當面又見其言論不同凡響，而他本以異族入主埃及，沒有種族界限，惟才是用，有德者爵，乃封約瑟爲相，賜名撒發那忒巴內亞 (Zaphenath-Paneah) 以號彰其才德。原來埃及自公元前二千七百年被居於路屯 (Ruthen) 上下兩部

的遊牧民族（在帕勒司聽、敘利亞、亞拉伯西部北部）所侵據，其領首即所謂白得文貴胄者（Be-dovin Princes），平常我們稱其爲牧羊王，是爲胡克索斯（Hyksos）朝；從亞伯拉罕到約瑟時代，迦南埃及保護，正當胡克索斯人在埃及掌權，約瑟蒙法老破格優待，或與其身世也有關？如今遺存的胡克索斯奇像（Hyksos Sphinxes），有人首獅身者，有獅身羊首者，長者有五十六丈，極偉大的美觀。

約瑟既被擢拔爲埃及宰輔，大展其平生抱負，常出巡埃及全境，考察風土人情，以爲施政張本；埃及及接連着幾個豐收大有之年，約瑟將糧食多積儲於各城倉；繼而天旱成災，埃及及其屬地遍遭饑荒，第一年尙得勉強度過，第二年三年災象復現，人民生活於是極感困難，幸而約瑟實行統制經濟，并將其先所積儲的無數糧食開倉平糶，埃及人得以不至都成餓殍，而其財產則皆因是集中於政府，胡克索斯人賴之有統轄埃及土地的實權。那時迦南也是秋收歉薄，以色列全家困在饑荒中，他們雖有金銀，可是有錢無食，聽聞埃及有糧，不能不遠走埃及來糶，約瑟的十個哥哥故被父親差派而至，約瑟已爲埃及相，非他們所夢想，又因約瑟曾經改名，他們也無由聞信，僅知此相爲撒發

那忒巴內亞，誰知他就是約瑟，雖然他們不曉得，約瑟固早知迦南的災況，關懷他父家的消息，留意訪察迦南來的居民，一日聞報有大批來糴糧的迦南人，出視，果有其諸兄長在內；約瑟爲欲試驗他們有無悔悟，命人傳至，指他們爲窺探內情的間諜，下之於監，三天後提出復審，叫他們只要留一人爲質，餘皆可帶糧販，待他們下次攜其幼弟便雅憫來始准開釋。既而便雅憫來，約瑟又藉故將其入獄，他們皆俯伏求情，表示其天良不滅；尤其猶大陳詞委婉悲切，使得約瑟情不自禁，出而與諸兄長相認，他們驚嚇莫名，不知所措，約瑟反而安慰他們，說天蓋使其先來埃及以救災黎，非他們過；命備車馬往接其父，法老與各大臣皆表歡迎，於是以色列舉家遷居埃及了。

二、移殖的後果 以色列家既來埃及，約瑟爲其請居歌珊（Goshen），歌珊位於尼羅河三角洲上，極便畜牧，肥美爲全境冠；他們住在這裏，因爲環境關係，學習農事與工藝，漸漸脫離游牧生活，加以埃及古爲文化的先河，天文學，形學，數學，從此發端；製造學，藝術，醫學，特別精明；當時沿地中海各處視埃及如一大學校，以色列家到此無異留學，在他們中纔有些政治家，軍事家，藝術家與建築家相繼興起。久而約瑟輩先後逝世，以色列子孫生育日繁，歌珊一地不足以容其衆，漸次向外蔓延，

擴張其移殖民地，與本地土人常不免有些問題發生；況他們曾經屢受法老厚賜，經濟力也特別雄厚，尤令埃及人恐懼，假使埃及政府沒有變動，或尚可望相安一時，無如至公元前一千六百七十年，埃及已起民族革命；在埃及南的白伯族（Berbers），有阿米斯第（Ahmes I），係前朝埃及王的苗裔，率衆驅逐胡克索斯人，恢復故有王統，造成埃及的黃金時代，即歷史上有名的第十八朝，王以受過亞洲游牧異族的侵害，對於此亞洲來的希伯來人，豈能毫無疑忌？何況他們在歷史上和牧羊王有過較深的關係，又處於東疆重鎮，人多勢大，另自成一部落，儼然如一小國，一旦邊界有警，倘若他們裏應外合，國家立有傾覆之虞，他故開始壓迫希伯來人，待他們爲服役的奴僕；以後數王也皆秉其傳統政策，相繼壓迫日甚，第十八朝那些巍峨的廟宇，繪畫的陵寢，以及諸般土木工程，多有希伯來民族的勞力在內，如卡納克（Karnak）與路克撒（Luxar）等處的陵廟，至今還存，這種苦工，但能令希伯來人感覺生活勞苦，究竟不能遏抑該民族蓬勃發達之勢，他們的體力愈健壯，死亡率降低而生育率愈升高，法老又不得不限制其生育；初命收生婆縊殺其男孩，繼又通令全埃及人採取自由行動，將希伯來民族的初生男孩置於死地，拋入江心，至此希伯來民族幾有滅亡之禍。幸於

其時有一民族英雄摩西 (Moses) 挺出！

二 摩西所受的民族教育

正當希伯來民族大受苦害之際，摩西出生於利未支派，父暗蘭 (Amram) 與母約基別 (Jochebed) 未忍捨棄，隱匿不報，既經數月，難事再藏，他們就安放他在一裝潢美麗的蘆葦編織的箱內，置於尼羅江旁的蘆葦中，即平常宮女洗浴所在，存有一種僥倖的希望；不旋踵間，法老多米斯第一 (Thothmes I) 的公主偕宮女們來其所在洗浴，見箱立命宮女取至，啓視爲一男孩，大哭不止，知係希伯來人所棄置，不免惻然心動；值其姐米利暗 (Miriam) 遙立窺伺，觀此情景，立趨前問她是否要雇乳媼？於是復介紹其母約基別撫育其兒，埃及王初不料此子後竟爲一希伯來的民族英雄，也就任他生存着。這故事真是幾饒興趣！法老恐希伯來人爲害而加意防範與惡待，他的公主却養育其仇敵，并且花錢雇人養育，所雇的又不是別人，就是孩子自己的母親；自己的母親養育自己的

孩子，由加害於其民族的第三者付給工價，寧非奇人奇遇！摩西在他親生母撫養之下，從小得受家庭的民族教育，瞭然其民族前途的命運，與其自身家世的困厄，民族的種子早經撒在他的意識領域，只待開花結實；他既成長，被帶至埃及公主前，因而享有窺見一切奧祕的特權，『受過埃及的最高教育，得了埃及人的諸般學問，說話行事都有才能。』尤其第十八朝原由民族革命而建造，這種事實，愈可激發他爲民族英雄的心思；以埃及人那麼不甘受治於異邦民族，希伯來人又豈生成爲奴僕者？他故雖然名爲王子，身處皇宮，獨享人間榮華快樂，內心却像被滾油熬煎，時刻不寧；因爲他看同胞們都受苦，自我單個貪圖快樂榮華，那就是犯罪作惡，他乃不由的常常去到希伯來人服役的場合，實地觀察各方的情況，以及埃及人與希伯來人彼此的關係，作將來解放民族運動的資助；這麼一來，親眼看到同胞們是怎樣如牛馬般勞動着，還要受埃及督工的轄制與欺侮，無法無天，不情不義，同是人類，在生活上竟有天堂地獄的分別，令其愈難爲情，恨卽不能拯救其同胞以去。有次，埃及人因細故毆打一希伯來人，其事本已司空見慣，希伯來人只能忍氣吞聲領受，不敢稍予反抗；那日恰逢摩西在旁，見之義憤填膺，立將那埃及人打死。他以爲這種舉動，或可獲得本族人的同

情，起而與謀革命；不料他們沒有這種高尚的思想，根本不了解他的行為有甚麼意義，對於他也未見得怎樣表示欽敬。次日，他因另見一希伯來人與一同胞爭鬪，藉機曉以民族大義，勸其和衷共濟；那無理欺侮同胞的人，不但負氣不服，反而將摩西擊殺埃及人的隱秘宣布，凡屬勇於私鬥而昧於大勢的人，每每這樣存心不良，卑鄙惡濁，損人利己，不擇手段；古今中外，比比皆是，殊深浩嘆！人類若有所謂生成的奴隸，豈不就是這種人？摩西就是要將這種民族解放出來，我們看他當感受幾大的困難！他的事情敗露，便不能進行祕密工作，使其團結同志，充實力量；并且這種風聲傳開，引起埃及人敵視，又不能引進外援，諸大臣皆紛紛呈奏，法老不宜養虎傷身，務早除後患，那時摩西若是進宮求赦，當衆悔過，有他養母擔承，在那專制的埃及，摩西可保無慮；只是摩西看那是懦弱，那是諂媚，那是虛偽，非大丈夫應有的行徑。雖然那麼樣做，能夠保全生命，保全祿位，却是出賣自我，出賣民族，那還有何價值？他故不怕王怒，不圖富貴，不顧地位，不憂貧患，開始其流亡異地的生活，跑向米甸，暫避其鋒，俟機再起；米甸人（Midianites）爲亞伯拉罕後妻基士拉（Keturah）第四子米甸的後裔，與以色列子孫有同種關係，原住在亞拉伯北部，當摩西到米甸之初，棲身無所，休憩於一井旁，見有幾

個牧羊的女子受幾個牧羊的男子底欺侮，他們將她們倒就飲羊羣的水以飲他們的羊羣，坐享其成而不動勞，這又激動了摩西的義憤，他忘了他是作客異鄉，孤苦伶仃，只知道當前的事實，是怎樣的不合情理，應打抱不平，乃起用力趕散那些強暴的牧人，幫助她們飲完羊羣而止，彼此不通名姓，不望報酬，在在顯出他這英雄本色。那些女子是誰？原來是本地祭司流珥（Reuel）的女兒；及至她們飯家，流珥得其情報，覺有如此俠義男兒，必非等閑之輩，不可輕易放過，立命女往迎至。他們先憑摩西服式以爲摩西是埃及人，至是纔曉得他和他們同種；流珥徵得摩西同意，留居其家，隨以女西坡拉（Zipporah）配他爲妻，後生二子革舜（Gershon）、以利以謝（Eliexer），這是他逃亡生活中的一段佳話。他在岳家爲其岳父牧羊，過着他列祖所過的遊牧生活，因而對於那曠野的風土人情有實地考察的機會，并熟練曠野艱難困苦生活的方程，作日後領導其本族出埃及遊行曠野，藉事訓練國民資格地點的準備；假使他自已事先沒有得這種經驗，貿然領導其本族到曠野中，豈不愈感棘手？（參後第四章）不但路程沒有嚮導，那麼多人的生活更成問題；幸而早知何地有水果樹堪資飲食與安營，這就叫他減少許多困難，雖然後來還免不了困難的話。可見人生不論甚麼

處境，那種經驗總於人生有相當利益，足供我們寶愛；所以各個人不要輕視其現實生活的價值，抓住現實生活的經驗，就能造成將來的美滿，像摩西以王子的身分，豐富的學識，去作普通所謂賤役的牧人，誰料這與他的民族事業有太大的關係與補益呢？他作牧人一直有四十年久，『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』，知道以後從事於民族解放，非憑意氣之爭，匹夫之勇，用拳足打死一二個埃及人，所可能成功；要在大處着眼，從根本作起，把整個民族從惡勢力支配下解放出來，好比羊羣認識了領頭的牧人，自然跟着步伐整齊，趨赴端正，而後纔有脫離危險凶惡的希望，他故本乎此種覺悟而聽到多米斯第三已死，就再回埃及去從事民族解放運動；因為他看這種運動是神聖的責任，雖然年老力衰也當負責，所謂『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』。

三 摩西的民族解放運動

希伯來民族雖然遭受埃及人那樣的苦害，他們還以為是天命注定，一味逆來順受，不作他想；

督工的皮鞭一下下抽得他們皮破血流，他們初生的男孩眼睜睜望着埃及人一個個拋入尼羅江，他們也像以爲理所當然，惟埃及人配過舒適的生活，配有生存的權利，配處自主的地位，他們這民族是天生該死的奴才，不敢稍予反抗。摩西有見及此，必須改造他們這種卑順的心理，說神不是要他們做奴僕，乃是要他們作神聖的自由子民，從萬國萬族中所特別揀選；并且『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』和希伯來民族自其列祖以來已有親切的關係，所以希伯來民族比世界任何邦國民族要神聖，要寶貴，用以提高其自尊心。因爲『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；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爲也；』這種心理改造，在民族解放運動中，所以非常緊急。世界最沒有出息的民族，就是自賤的民族；最沒有希望的個人，就是自餒的個人；這種民族，這種個人，除走向滅亡外無他道，他故一回到埃及，首先就召集希伯來民族的衆長老，宣布那神聖的使命，又囑他們遍告希伯來人，使他們不願再那麼輕看自己。

其次，希伯來民族大都苟且偷安，他們的工作雖勞苦，他們的男孩雖遇難，至少死還沒有臨到他們自己身上，他們還能有衣有食，不凍不餓，勉強生活下去；甚至以後他們出了埃及，常不免是這